

## 夏令时珍珠

圣迭戈的冬季并没有一点寒冷。无论是去山间还是海边，似乎永远都是最好的季节。

年初的时候你去过一次山间，那条小路与你的住处隔了一条高速公路。那时已经不是花季，翻过平坦的沙地与小石子路，入眼皆是灰蒙蒙的枝条，略显无趣。山路的尽头是一片被栅栏拦着的谷地，充斥着渴水颜色的灌木。正准备原路返回的时候，你瞥见一只深色爬行动物，大约你的手掌那么长。它正呆愣地伏在原地，于是你多看了两眼，也许是一只蜥蜴，又或者是壁虎，记得以前一个学生物的旅伴与你科普过这两者的异同，但你此刻已经全数遗忘。总之，也许是感觉到你的视线，也许是你靠得实在太近，它迟疑地向前缓慢前进了两步，然后倏尔地越过栅栏逃进了一丛灌木。

向下的路看起来并不难走，眼前的木质栅栏也不像是十分敬业的样子。你本想越过去，然而此时已经不是正午，等到了落日的时候就要到眼镜蛇活动的时间了。也许这并不是看这座山的时节。你这么想着，最后回望了一眼栅栏对面的山谷。一片云投下的阴影正在路过谷底，刚刚还充斥着阳光的地方此刻却现出森森鬼气，有如一双凝视着猎物的绿色眼睛。不敢细看，你立刻离开了这里。

于是下一次你选择去海边。凝视着大海发呆的时候，你总觉得自己是一枚母贝。跪坐在黑色的沙滩上，海浪包裹着细沙流过腿的间隙。极其偶尔的，海浪带来的是贝类的碎片，即使看不见，你也能通过某处轻微的刺痛感知到它的存在。也许这是贝类的一种本能，异物带来疼痛，并且这疼痛无法摆脱，它只好包裹着始作俑者，然后等到时机成熟时，也许会被人类采撷。真好笑，人类把贝类的痛苦拿来当作宝物待价而沽，还将它炫耀般地戴在脖颈上。

隔海远望，海的尽头是天空。太平洋之大，即使思念，你也望不到故乡所在的陆地。你当然知道该怎么走，在梦境里你曾驱车一路北上，然后疾驰过正在融化的世界以北的海峡。但是此刻，对着遥远的海天线，你即使能知其经纬，即使能规划好航线，海天线外仍然有更远的海天线。你能看到它，却无法越过它。你只好重新去当你的那枚沙滩上的母贝。

海浪带着的细沙被你带了一些回家。即使是仔细地沐浴，也无法带走海贝碎片掠过的痕迹。是夜，你做了个海腥味的梦，梦里你却是在山上。山谷里传来凄厉的嚎叫，而你突然能理解其中的含义。你是群狼之首，群山之王，那是你的狼在呼唤着你，等待着你的归来。只要你向前一步，就能落入那片美妙山谷的怀抱。然而你却无法看清谷底的确切所在，仿佛此刻你就成了那只踌躇不前的蜥蜴。你感受到你毛茸茸的前爪正在不安地轻轻刨着地面，似乎是感受到你的犹豫，背后倏地冒出两头青壮年的狼，用力地拱着你的肩胛。你一时不防备，向前踉跄了两步，眼前的谷地显露出高兴的神色，微微张开那张无形的大嘴。你回头低吼了一声，微微用力咬了左边那头不知好歹的狼的脖颈，他呜咽了一声，与他长着白色眉心痣的漂亮同伴一同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跑了。

你循着身后的路下了山，闻到愈发浓郁的腥味。海浪低眉顺眼地涌上来，如同信徒般央求一次垂眸，又如恋人般缠绵地卷起细沙，脸颊轻蹭你的脚背。于是你俯下身，怜爱地去吻海浪的尖端。他十分温驯地作出楚楚可怜的模样，因着你一步步踏入。海浪温柔，夜色也温柔。你听到他的低语，或是引诱，或是哀求。

“来呀，来我的深处。”

浪涌是轻颤的挽留，低头又抬眸，让人无法拒绝。于是，被浪涌簇拥着，你一点点向里，直到浪花淹没你的头顶。

在黑夜里你猛然惊醒，大口喘着气，如同窒息一样的复杂感受让你淹没。也许何处仍有你带回卧榻的细沙，你竟真的闻到了海的腥味，潮湿而闷热。

出了一身汗，却手脚冰凉。确认了时间，才是午夜一点五十九分。于是你又一次昏睡过去。

你又回到了一座熟悉的山，它的顶部是并不茂盛的树木，树木之下是黄褐色的岩石，被海风腐蚀出纵向的纹理。不用回头，你也知道这是哪里。背后是高耸的悬崖，悬崖下是暗金色的沙滩和大浪的海。今夜无风，听不到一点植物晃动的响声，反而海浪并不安分地响动着。你转过身去俯视那边沙滩，却感觉到沙粒近在眼前。你想，也许这不是你熟悉的地方。一回头，却发现崖壁高耸在你的身后。它将你奉献给了大海。

海在夜的漆黑里静谧地生长，夹带着卷上沙滩的藻群，击岸敲打出幽蓝色的荧光。你低头去看被水淹没的脚背，水退去的时候上面残留着将熄灭的星光。沙滩上长出狭长的黑色梭状纹路，如同千万只不怀好意的竖瞳，冰冷地紧盯着你。海水在不远处跃跃欲试地徘徊，试探性地舔舐你脚背上残留的沙粒，却又借机将新的黑沙粘上你的脚踝。你没有动，只是低头沉默地看着它靠近。于是海觉得自己得到了许可，得寸进尺地继续涨潮，在你身后发出簌簌的响声。你下意识地回头去看，霎那间海水已经在你身后走了很远。沙滩上三五横陈着极大团接着橄榄状果实的海洋植物，泡在急流了海水的浅浅洼地里，叶片随着浪涌轻微起伏着。海浪搬运走一些你脚下的泥沙，你被迫后退一步，踩在一团海带上。于是那些棕绿色的果实爆开了几颗，里面冰凉的液体溅在你的小腿。不等你品味那些液体的触感，海浪就将它们尽数带走。海水灌进果实的空腔，发出空洞的响声，如同夹杂着泣声的低语，以不可名状的欲望引诱着你。你想去听个仔细，却踏上了一座正在塌陷的沙堆。你踉跄了一下，回过神来才发现潮水已经及腰深了。海看起来一如既往地轻柔和缓，却在浪潮回退的时候气势汹汹。你感受到浪里有一团柔软的胶状物，松散地挂在你的小腿上。你抬脚想要甩开它，它却像是在用长长的触须缠着你的脚腕，随着你的动作越来越紧。海浪趁乱撞击胸腔，你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半飘半仰在水面。你感到怪异的拉力从脚腕的那团胶状物传来，随着海的回退，它猛然一扯，拖着你卷进海里。

海很快吞没了你，带着特殊的腥味，夹杂着一些血液的气息。你的小臂被暗礁划伤，泡在海水里，此刻尖锐地疼痛着。上方隐隐约约有一些光亮，你仰起头，奋力想要脱离水面呼

吸。然而，当伸手向那束光时，你看到光的对面是黑色的泥沙和如丝缕般的血迹。失去意识的前一秒，你才想起，今夜无月，那只是发光的藻类。

不知过了多久，你渐渐恢复了对身体的感知。压强恶意地挤压着你的胸腹腔，好像要将你肺泡里的气体全部排出。冰冷的海水穿躯而过，好想要清洗干净你不来自于海的东西。这种感觉十分怪异，就像是突然看到自己变得透明，所有的光和影子都径直越过你。你尝试着像在陆地上一样呼吸，却并没有水进入肺的不适感，你的呼吸道此刻如同顺理成章一般吞吐着液体。你试着动了动手脚，感觉到它们已经变得十分柔软，虽然依旧保留着原来的形状，但此刻如同没有骨骼一般，能随意地扭曲弯折。伤口泡在海水里，仍在作痛。你抬起受伤的右手，伤口处正在向外溢着淡蓝色荧光的颗粒。

遥远的地方传来沉闷而不合时宜的空腔音，海水裹挟着你，不规则地剧烈晃动着。你抬头看去，巨大的阴影投射到你的身上。是那座山！你想要喊出声，口腔里灌满了海水。你感受到自己的声带好像变成了一团随波逐流的柔软海带，再也不能正常地颤动，只能发出轻微的呜咽。是的，是那座山，它倒扣着，在重力和浮力的作用下，不疾不徐地迫近。空洞的山谷如同一张邪笑着的大嘴，迫不及待地想要吞噬一切路过的东西。你甚至看到荧光消失在幽深的谷底。你挣扎着想要逃离，然而变成了胶质的身体力不从心。比倒悬的山更快到来的是你那些熟知的伙伴们。你看见那只深色爬行动物，它的肚皮是白色的，柔软而布满横纹。那头拥有漂亮柔顺的灰色毛发和白色眉心痣的小狼正惊慌失措地胡乱挥舞着尾巴和四肢，显然它不会游泳。你眼睁睁地看着它眼睛里充满着茫然和抱歉的神色，然后，重重砸在你肋骨的位置。你痛得一顿，腹腔被挤压着，吐出了一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张牙舞爪地离开了。

你意识到自己不再下沉，胶质的身体密度已经接近深海本身。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山的迫近。倒悬的树冠上长满了棱角锋利的结晶，不知道是盐还是冰，像是那张大嘴里尖利的牙。你感受到山谷愈发强烈的牵引力在将你向上拉扯，它想要咀嚼你，吞噬你。但是显然，海并不愿意放弃这场角逐。你看着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微妙的形变，在拉扯的力作用下变得厚而窄。因为喉管被挤压，你的呼吸变得艰难——你甚至没法分神去想这是不是呼吸，因为路过你的肺叶的是带着颗粒状物的海水。显然，倒悬的山并不是受欢迎的访客，海亦不是受青睐的主人。双方的恶意被具象化，强加在你的身上。你甚至没有体会到骨骼被挤碎的过程，就已经不再是人形态的样子。你感到自己被拉扯揉捏，胶质分泌出黏稠的液体用以粘合被迫连接的不同部位的表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的神经系统还在工作，这很奇怪，只需要右手手指轻微地用力，就可以撑开一些被压迫的喉管。你的右手被融进了体内，并且可以很顺利地在其中自由穿行。你四处摸索一番，感受到有什么东西正在有规律地挤压着你，你的手在它的里面，也在它的外面。你用手包裹住它，感觉到也被它包裹，它沉稳地搏动着。你意识到，那是你的心脏。你细细查探，才发现你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在你意识到你吐掉的是一只眼球的时候，你的另一只眼球看到了它。它并没有走太远，视神经将它和你连在一起。

你感觉到那只漂泊在外的眼球也在看着你。你看到自己安睡在海床的上方，如果忽略掉其他感官的话，你睡得出乎意料地安稳，以至于海水看起来像是你宿舍里那张柔软的席梦思床垫，因为床架坏得没法再用，直接放在了房间的地板上。山看起来并不甘心势均力敌的现状，于是决定作出一些改变。你意识到，它正在合拢。树冠上的晶体刺进你的身体，带来和拉扯感比起来微不足道的疼痛。山急着吞下你，却忽略了那只飘荡在外的眼球。在视神经被割断的最后一秒，你看见山的底部，岩石上是如同刀切过黄油一般的纹路，山因为折叠自己，而变成了一只巨大的扇贝。你和眼球的连接被某一颗树的树冠切段，彻底失去了联系。山终于如愿以偿地吞下了你，连带着一部分它不喜欢的海，以至于海水敲击在岩石上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满足的叹息。你终于看到那片深不可测的谷底，那里是一团与你质地相同的胶质。它变幻出突触，拉住你的脚踝，然后将你扯向它。吞没的动作反倒没有造成任何不适，反倒像是胚胎回到了母体，因而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安全，好像你本来就属于这里。胶质温柔地蠕动着，安抚你被揉碎重组的身体，逐渐与你融为一体。你包裹着自己，感受到自己的唇舌，正在吞咽自己所有痛苦。

你的意识渐渐模糊，好像思绪也在被揉碎，如同闪着荧光的藻类，随波逐流。你感受到自己如同一团温暖安静的柔雾，沉浸在阳光照不到的谷底，沾湿年轻小狼的皮毛，沾湿蜥蜴柔软的腹部，在繁茂的枝叶上凝成露滴，好让它的颜色更加深邃。一团笠云笼罩在山顶踌躇不前，你凝视着它，却看到它仓皇逃离。你钻进地底，沿着树木根系的脉络轻快地前行，在咸水里重新凝结成浪沫，将沙砾和海贝轻柔地送上岸边，赠给悬崖之上的云。水没有形状，你以这种方式留下存在过的痕迹。远远看见有人站在那里，你意识到，那就是你。

“来呀，来我的深处。”

在山谷里，在海床上，你呢喃着低语。不要害怕啊，年轻的旅人，为什么在凝视着自己的时候，你会恐惧呢。但你没有办法开口，只能温柔地，沉默地久久凝视着正在恐惧的自己。你已经明白自己怎么来到这里，也明白了怎么安抚干岸上的自己，在你一步步走来的时候，温柔地将你拉向深处，然后，缓缓合拢山的两岸，如同一枚在夕阳下呈现出金红颜色的母贝。你的挣扎造成了你的痛苦，但到了最后，所有的伤痛，所有的幸福，都被好好地抚平，变成闪烁着荧光的瑰宝。水荡涤在世间，由此收集自己的碎片。

你感受到自己的器官全都回到了原位，胸腹腔体平稳地起伏着，肺叶过滤海风味的梦境。房间的地板承托着柔软的席梦思，松松承载着你。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洒在右手边的地板上。你坐起来，感觉到心脏的跳动有些许空洞。

按照计划，你洗漱外出，应约去咖啡馆喝了一杯咖啡，然后去往图书馆的顶楼，对着落地窗外的风景发了一会儿呆。天气格外好，团状的云懒散地滚动着。阳光在不寻常的时候路过你的鼠标，你感到异常地疲惫，偶然间看到了同学的讨论，你才意识到，为什么昨晚只有不到六小时的睡眠——它被偷走了。你索性合上电脑，决定今天不再工作。

一小时后，你坐上公交车，它爬过一些山路，平稳地驶过山谷。你看向窗外，阳光洒在郁郁葱葱的灌木上。下车后，你比寻常略微多走了一会儿，找了一组木质桌椅坐下。不远处栏杆上一只海鸥懒懒地张开翅膀飞走。保温杯里灌满冰凉清爽的玫瑰色葡萄酒，你从包里拿出纸笔，构思一番，最终下笔。

面前是翻涌的大海，身后是缠绵的山脉，一小时后是本该发生在此刻的日落。而你在这里，既不在山头，也不在浪尾，就着一颗棕榈树树冠的阴凉，写下这段文字。被夏令时偷走的一小时美梦，此刻就在这里。